

江声浩荡 虫声唧唧

冯渊

借手续。除了留下地址，还得保证图书归还时完整无损。误了时间，摊主会根据自制登记册上的信息登门索书（“红鼻头”为此来过我家一次）。如果没有读完，可以办理续借，收费更高。五十年代的居民中，不识字的人还很多，“红鼻头”属于“有文化的”那个阶层。

六十年代初，表姐林玉毓就读浙江大学物理系，周末她从玉泉校区来建德村看我祖父（她叫“舅公”），必定会到我家玩。她乘坐八路车在菜市桥下，路过“红鼻头”书摊时稍作逗留，总是花一毛钱借五本连环画，也算是给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和我的礼物。玉毓借来的连环画，不少是根据外国文学或五十年代的苏联、东欧国家电影制作的，我读起来还很吃力，即使辨认出字来，内容也无法理解。

连玉毓也光顾书摊，说明读者并不局限于中小學生。那时多数小朋友零用钱极少，偶尔长辈给一点，一般总是先去买零食或蜜饯之类解馋。单靠这一群体，书摊不一定维持得下去。我想给“红鼻头”算一算他的所得。如果店里一天阅读量是一百本，外借二十本，那么他的收入就是一元再加四毛钱，一个月所得四十出头，还得扣除房租和营业税。以当时的标准，两三个人的日子勉强可以过，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手头会紧一些，可用于购买新书的资金也很有限。暑期营业额应该最高，不过书摊也有生意冷落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多雨的季节。那时竹椅搬进屋里了，“红鼻头”独自坐着，眼睛依然盯着街上的行人，还在等待。

第一次去书摊，或许是在读二年级的时候。家里有一套大约是道光年间出的线装《三国演义》，毛宗岗批评，共二十册，缺第一册（序和图像），读的人多，已谈不上什么品相了。我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每天下午去祖父甲一号楼上寓所，听他为我读这套《三国演义》。祖父肯定是有所简略的。他坐在紧挨西窗的旧沙凳上，一边读，一边解释，我坐在榉木小板凳上听。我似懂非懂，更加想从“小书儿”的图像上认识刘关张和诸葛亮的模样。书摊就像图书馆，也是个学习的地方，阅读的范围渐渐延伸扩展。偶尔看书入神，忘了时间。一次家里等我吃饭，姐姐在门外高声叫我回家，没听到回音，就赶到书摊找我，果然被她活捉。

《铁道游击队》之类的“红色经典”也看，兴趣大都集中在他们的装束和肢体语言，比如驳壳枪如何插在腰带上，如何在铁路边等着，跳上飞驰的货车。我家在建德村东端，隔了一条城河就是沪杭线。我们常去庆春门道口看火车，专心寻找货车车厢外可以搁脚的踏板，可以拉攀的扶手，甚至梦想能像刘洪、王强那样一跃而上。我们有点失望，相信那时的车厢一定不一样。

书摊连环画里最抢手的，还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和《隋唐演义》等历史故事。《三国演义》我几乎看不厌，诸葛亮死后，姜维还在为蜀国效力，最后日本有点不忍卒读了。所有连环画中最悲壮的场面，是《杨家将》里的杨业杨老令公撞李陵碑而亡，厚厚的碑体竟折为两截，可见意志和力量非常人可比。我在佩服之余还奇怪，他躺在地上，头盔怎么还保持原样。杨老令公儿子武艺最高强的杨延昭杨六郎，也是小朋友们津津乐道的。不知为何，我们从来不谈余太君和杨家女将，是不是男孩子的父权思想在作怪？《岳飞传》连环画可以和杨家将英雄事迹以及各种衍生故事配套。第一本讲岳飞出生在汤阴一个农家，母亲生下他时黄河决口，她就抱着岳飞坐在一只残破的大瓮里逃命，顺流漂到邻近某县，被人救起，活了下来。这些细节出自岳飞孙子岳珂的《鄂国金陀粹编》。小说家的笔法常见于史籍，不必深责。连环画里的断碑和水中破瓮刻在记忆中，就成为事实。

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，对“小书儿”不再入迷，但是走过书摊，忍不住会往里面看一眼。小学毕业那年，书摊关张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“红鼻头”。也有一些关于摊主的传闻，无法证实。

“红鼻头”的家在哪里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自问过。他平时晚间大概常睡在他的小铺子里，不然竹榻上怎么会有卷起来的铺盖呢？他有一个女儿，比我大几岁，也在茅茅巷小学读书，放学了就回到书摊，找个角落做功课。她的妈妈，我从未见过。

坐在“红鼻头”铺子里看书，一本一分钱。书摊还提供出借的便利，第二天午前归还，每本收四分。借书回家阅读，时间从容，还能与兄弟姐妹或小伙伴共享。书摊制订了一些规矩，可以办理出

农历八月十五夜，我站在长江入海口的江堤上。

此岸，防波堤畔，一丛芦花如老翁围坐，闲说往昔。对岸，灯火万点，烟花间或绽放。它们将大江变窄了，白日里望着渺不可及的崇明岛，仿佛驾一叶扁舟就能迅速抵达。

天空澄净，大地坦荡，江水奔流。江堤下，“七十二家理想村”在做民宿，三角形的吊脚楼、圆形的蒙古包，这些与本地建筑风格毫无关系的房子是预备给游客的，他们看过长江入海口，吹过江风，走回精致的小房子，再隔着窗户看月亮，看正扬花的晚稻。

从江堤上下来，往村子里走，稻田中间是宽阔的水泥路。水泥路面将圆月的清辉反射开来。地面亮晃晃，天空蓝盈盈。四野岑寂，只有微风吹动稻叶的声音，螞蟥迅速爬过路面的声音。

村子近江堤一线，一排高大的水杉，向江堤投下晦暗的影子。暗夜里的水杉，高大、笔挺，枝叶删繁就简，主干直插云霄。这是一种孤独的树。灌木可以聚在一起，一丛丛簇簇，叶片挨挨挤挤，让彼此感到安全，互相慰藉永夜的孤寂。香樟树冠庞大，枝繁叶茂，在风中互致问候，窸窣窣的言说排遣了孤独。只有水杉，那么高，那么直，自所有树木的最高处挺出，几乎没有什么枝条。它总是独自面对太阳、流云和星空。夜晚，黑瘦的一条兀自站在堤岸一侧，房屋之后，让人想起一些内心有所持守的孤勇者。它们能最早听到天上的风声，最先望见海面的浪涛。

我听到水杉下面灌木丛中的虫鸣。白露之后，天气转凉，夜晚甚至有了些许凉意。三伏天晚上，我曾在家乡的泥塘河边，听纺线婆婆的声音，那是强劲的、火辣辣的，正当生命鼎盛期的欢叫。此刻，站在江尾海头，听到的虫声平和、短促、细腻、温婉。它们还在歌唱，同时也做好了告别的准备，控部就班的演奏中不时流露出两三个意兴阑珊的音符，仿佛觥筹交错、酒酣耳热，突然意识到时间不早，宴席将散。虫敏感

于气温的变化，比人更清楚自己的命运。它们知道什么时候歌唱，什么时候告别。在天寒地冻之前，它们会回到土块和枯叶间安息。人歇人哭，在世间挣扎越久，对世间的贪恋越深，离去，就变得艰难、苦痛起来。

我在水杉树影里听了很久。有一种不熟悉的声音，像小小的铜铃轻轻滑过银子的坡面，叮——铃铃铃。叮，铜铃刚刚敲击了，声音清脆，一众虫声里最为悦耳动听；铃铃铃，沿着斜坡下滑，声音渐次减弱，淹没在其他昏昧的虫声里。然后，又是叮的一声，周而复始。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，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，许多事也永远没有机缘知晓，但我去听和看。

虫声非常复杂。有的像村妇在稻田田间闲聊，絮絮叨叨；有的像学子在论坛上演讲，亢奋激昂；有的像童子念书，摇头晃脑；有的像落榜书生在破庙里苦读，穷愁潦倒……

它们有的在对话，有的在独白，有的在宣示，只是我无法分辨这些简单而又复杂的声响。我疑惑的是，今年的虫子与去年的虫子，发出的是同样的声响吗？它们歌唱与哀哭表达的是一样的诉求，一样的情绪吗？人类的耳朵太粗糙了，分辨不出这中间的差异，就像一个目不识丁的人，翻动图书馆里满架的诗集吧。

无数能用语言书写自己的情感，留下了人类诗歌，表达欢喜、愤怒、痛苦、忧伤……当我们处于某种情感之中，有多少精妙的诗句能准确传递甚至引发我们细微的感受。如果已经有了能表达所有感情的诗歌，还需要诗人继续创作吗？可是这个世上，每天还有许多人，用不同的语言在撰写新的诗句。他们滔滔不绝、喋喋不休，他们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诗集，里面真的还有全新的表达吗？

我在聆听虫声的时候想这些问题，我在想这些虫子，在这个月亮朗照的夜晚，它们的歌声应该和去年不一样吧？

认真翻阅诗人的诗集，还常常有新

的发现。生活无边无际，表达尖锐感受的诗句永远层出不穷。诗人对世界永远保持敏锐感受，这些动听的诗句唤醒了普通人的记忆。阅读诗句，就是重新自己与世界的微弱联系，重新擦亮昏暗的眼睛。在阅读的一瞬间与生活重逢，找到自我存在的质感。只有用与诗人同样精微的心思，才能贴近诗人写下诗句时每一个微妙的悸动。那么是不是可以说，人类存在一天，就永远会有抒发独特感受的诗句；虫子存在一个晚上，就会有独特的旋律在鸣奏。

很遗憾，人听不出今年的虫声与去年虫声的区别。如果我结识一个虫子朋友，走进它的院落，豆棚瓜架之下与它聊天，熟悉它们的气味、姿态和语言，我得到的关于整个虫生的信息，就会如人类的语言一样丰富。

好想有一个或几个虫子朋友，我们坐在石桌石凳旁边，或者直接坐在土阿拉里，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，彼此都能会心。

人自诩是万物之灵，可今夜我站在水杉之下，根本听不懂虫声唧唧，我在垂头而立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知的愧疚。

对面向来几个年轻男女，听他们对话，是刚从江堤下方的芦苇丛里探险回来。女孩子说，我们回江海会客厅去。人用语言传情达意，人还用词语命名万物。不过，词语的能指与所指常常错位，如果我不是从稻田之间那个亮着耀眼光火的小院落走过来，我不知道小院有个名字叫“江海会客厅”。

这个世界因为语言不通造成了许多无法沟通的困境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即使运用同样的词语、语音和语调，也未必能懂得词语所指的真实物事。人为制造的障碍，就让人和人的沟通变得复杂；要进入虫的世界，太难了，不知道那些虫声里还有多少词语的陷阱呢。

游客来到江尾海头的七十二家理想村，他们看到了辽阔的江海，享受了苇叶吹来的江风。虫声只是一个低调的背景音乐，稻花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

背景环境。人们争着去摘芦花，然后毫不顾惜地扔在路边。

野狗在草从里拉屎撒尿，然后一灼臊子，远远跑开。

游客将吃剩的食物扔在洁净江堤上，然后驱车离去。

语言劝阻不了他们。我又明白，语言的交流场域是极其有限的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即使能听懂彼此的语言，也不能达成交流的目的。人和人的隔绝，有时比人和虫的隔绝更冷。

我热爱有着诗性心灵和优雅行为的人类，我热爱那闪着铜铃经过银子坡面的虫子。其他的，与我无关。游人散尽的午夜，我还在江堤上。我谁也不等了，等谁，谁也不会来。

稻田里，不会有田螺姑娘悄悄走进厨房；海面上，不会有美人鱼在月夜升出水面。人是因为太寂寞才会有这些梦幻般的怀想。其实，两个相爱的人也不一定总能产生精神共鸣。穷汉想田螺姑娘，主要是贪恋一桌子的美味；生了孩子，还会在孩子面前，用筷子敲打着田螺当年褪下的螺壳取笑：“丁丁丁，你妈是个螺蛳精！糞糞糞，这是你妈的螺蛳壳！”（汪曾祺《螺蛳姑娘》）

美人鱼为了获得王子的爱情，一片痴心，受尽苦难，最后化为卑微的泡沫。如果真有海上的女儿在这时跨海过江来看我，我定要温言相劝：回去吧，回到海底；那里有你亲密的姐妹和慈祥的祖母，那里有“最美丽的矢车菊的花瓣”般蓝色的海水，海水清澈得像最明亮的玻璃”。虽然你没有不灭的灵魂，但你可以无忧无虑度过一生。而为了获得人类的灵魂，你的双足每天都会踩在刀尖上，你的心里藏着一大包碎玻璃。不要。

夜风吹来，衣服空荡荡。身前身后，一片萧疏。

我很喜欢这种带来内心巨大充实感的深刻的寂寞。我愿意在江堤之上，日复一日，学习江海；它们吞吐一切，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狂澜滔天；一切的一切，都藏在深深的水底。

是大海的诱惑，还是潮汐的变化，江水总在日夜动荡。

江水奔腾了几千公里，在这里与大海交融。

此刻，水面辽阔，天空寥落，月华如练。

我分明听到水深深处的激荡；耳鬓厮磨的软语温存，久别重逢的热烈相拥；还有江海分离后的嘶吼，鱼龙吟啸，烈马奔腾，巨石崩裂，火焰在深海里熊熊燃烧。

这就是江声。看上去空阔无边的江海，听上去寂然无声的水面。有许多我熟悉的、渴望的声音。

我阅读诗集，探访虫子，倾听江声，想从声音、词语里寻找、构筑一个全新世界，这个世界让我更充实、更饱满，因为它随时被更新；诗集被永续书写，虫子在春天复活，江声里有我一辈子探听的秘密。

我的欢乐来自我自己。我不需要劳烦田螺姑娘，我要自己照顾自己并学会爱惜他人；我不需要泪落成珠的美人鱼，太多的泪水会让我迷失自己。

我用适度的寂寞滋养自己，这样，我的情绪就不必受到外在力量的控制，我通过复习江海的声音成就自己。

我想在江堤之上，水杉之后寻一栋房长久住下来。背依江海，面朝稻田。我想在朝着江堤和水杉的一面开一扇大大的窗户。当我奔波疲倦了，就坐在窗下，静静听着亘古的虫声和江声，温习那熟悉的句子：江声浩荡，自屋后上升。



相生（陶艺）王冕

岳阳路上的风景

潘敦

路上新起一座大厦，底下六层给上海中国画廊做展厅和办公室，上面二十几层每个单位在当年都算得上豪宅，楼顶层的三层复式大宅成了Raymond和Loretta在上海的新家，俯瞰整个旧法租界，漂亮极了。

张家窗外的风景好看，屋子里的风景更好看，六月上海禁令方解，Raymond就请了一班朋友聚餐，用餐前大家先上张府看画：餐厅里两张尺寸相近的林风眠仕女一左一右，一白一黑，素女青娥；林风眠对面挂着一幅陈佩秋的水画巨幅，旭日东升，层林尽染；客厅正中间的那张青绿山水水云舒卷，苍翠欲滴，我怎么也没猜到是朱屺瞻的笔墨。Raymond说十几年前他在拍卖场上和人抢这件朱屺瞻抢出了天价，直到现在Loretta还总是怪他出价高，直到Raymond说我从来以朱屺瞻出名是因为高寿而不是画好，见了这张青绿，才知道自己偏见太深，千金难买心头好，值

了！Raymond听了开心，又带我看了关良的人物，张大千的花鸟，吴湖帆的墨竹，谢稚柳的白描，赖少其的重墨。Raymond说张家和赖家沾些亲戚，“我叫我姑姑，所以家里的画很多，有些是画给我母亲的，有些是画了送我Loretta的。当年会来岳阳路为中国画廊盖这栋大厦，多少也是因为念着姑姑是画廊的创办人，不然真不知道还会有这段缘分了。”

和画廊有缘，自然也会和画家有缘，Raymond夫妇收藏的海派名家大作真不少，想得到的名头在他家几乎都能看到。不过Raymond自己最爱的还是林风眠，买过许多，也卖过一些，能留得下来的真是精品中的精品。他说林风眠是广东梅县人，和自己的祖上算是同乡，林风眠1977年搬到香港定居，他自己搬到香港那年是1978年。1980年赖少其在香港丽晶酒店举办画展，Raymond陪着姑姑从北京飞到香港，画展

开幕当天丽晶酒店门口来了七百多位

嘉宾、观众，那天林风眠也来了，Raymond在人群中远远望见他，“我就见到他一面，虽然小时候在上海听父辈同乡聊天时经常会听到林风眠的名字，却并不理解这个名字代表了什么，直到那天看到他在人群中缓步，大家对他尊敬的样子，才明白那毕竟是赵无极、朱德群、吴冠中的老师，中国现代美术界真正的泰斗。”

Raymond还说林风眠当年离开上海的时候有一百多张画没能带走，只能寄存于上海中国画廊，说是寄存，其实林风眠也没想过要取回，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画将来要几百万上千万人民币一件，时间一久，寄存就成了捐赠。

“那批画在楼下画廊的展厅里展出过很多次，还出过画册，不过最近一次展览倒不是在岳阳路，是在虹桥路新盖好的程十发美术馆里。所以眼下要是想到岳阳路看林风眠，在画院恐怕是看不到了，只能来我家了！”

岳阳路上的梧桐树荫和我每天上班经过的武康路一样浓密，一样漂亮，每次我走在斑驳的光影里，总会想起那些从前同样走过这片光影斑驳的人物，来武康路看张充和也好，到岳阳路看林风眠也好，都是上海的风景，都是上海的底气。

2022年7月31日，竹苑，近晚

「文匯筆會」
微信公眾號